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三九

滑疑集八卷 韓錫胙撰

一

益齋詩稿七卷益齋文稿一卷 愛新覺羅永璫撰

一二七

寄趙集四卷（寄趙集二卷寄趙集二編一卷寄趙集三編

一卷）寄趙文集二卷 李昌昱撰

二七三

小倉山房詩集三十六卷補遺二卷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小倉山房

外集八卷（小倉山房詩集三十六卷補遺二卷） 袁枚撰

三一九

滑疑集

後學端木百祿題

咸豐乙卯春日
石門山房印行

滑疑集

古貌自序

古貌者貌古也。湘巖山人嘗與同學及後生輩讀書論古羣咸以後世人文筆弱亦良由無奇事以發之。是以文不古若三代秦漢以前分建諸侯世變紛如事多奇故其文易奇也。山人曰不然中州人中州音閩人閩音楚粵人楚粵音聚而坐於一室使之同語一可喜可愕之事而喧訇麗雜幾覲面不能相喻異在言非異在事也。檀弓叙喪禮非有智謀詭譎之觀也。考工載藝事非有吞併鬪爭之變也。盤庚避水意苦詞繁幽風稼穡人熙景婚彼果何嘗發揮奇事哉。筆之則有情宣之則有聲睇之則有真傳之則有神言。肖乎其事文妙乎其言也。左氏公毅同敘晉人執虞公而機軸各殊國策史記同書信陵君救趙而態狀不一莊生善語人情孟子長於譬喻屈原怨憤行吟幽入神鬼少陵酒食韻語重若典謨杼一時之機趣播千古之雅音夫寧必有奇事始有奇文已羣於是請山人貌古人製文為導引資則於酒杯譙談之頃書其所見聞若忠孝貞廉暨里閭善惡成敗事迹倣左史莊騷體戲寫各若干篇名之曰古貌襲孫叔敖衣冠聊供文人花樣倘亦班生所稱小說家者流耶若謂其古貌之由於古心也又不然矣。

滑疑集

序

一

滑疑集序

郁離子後青田有第二異人焉曰湘巖子湘巖子於書無所不讀於道德術藝皆大通而成其一家之文曰滑疑集蓋自寓其明於是是非非之間而不肯示人以明則姑託乎事物之雜然相撓紛然相惑者若言之一無所準而其鑒藏焉因其名而察其辭則固皎然於古今之是非得失而恢詭譎怪曲盡萬變使讀之者色駭心動而莫窮其所由然異哉此子家之雄也郁離子言論甚辯其居官措事興利去害甚神其造作器物又甚智非其靈心妙悟超乎萬物之表而能然耶其識不滯於方隅故其言行不域於倪象耶昔吾友葉去病為處州學官欲傳湘巖之文章行事而未能悉今百祿乃力購其刻而未成之書與其家傳惜乎去病嗜奇卒不能起而使之見也滑疑集中惟古貌一卷有自序而全集統序無之余生晚知不足以知子聊揣其名集之意而妄為之序焉九京有知其許為知言否乎時咸豐四年甲寅七月越峴山人宗稷辰書於越中四賢講堂

滑疑集

序

滑疑集總目

卷一

古貌

卷二

古貌

卷三

述說序

卷四

序引

卷五

記

卷六

傳

卷七

碑墓誌

卷八

書跋題辭象贊

總目終

總目

滑疑集卷一

青田韓錫胙湘巖著

同里後學端木百祿校訂

貌檀弓

申瑣遭其父趙致中不法事而囚諸官。明年出獄。而其家已毀也。歎曰：「天乎！命乎！何使我至此極也！」日夕泣。遇鄒陌而語之。故鄒陌曰：「天乎！命乎！其使汝至此極也。汝無遇西郭婁鳩。遇則相對而泣矣。」申瑣曰：「何謂也？」鄒陌曰：「西郭婁鳩。濟陰之鄙人也。日見侮於其壻。而弗能忍也。愬於里老人。老人曰：『壻爾出也。何怒焉？』婁鳩怒曰：『是何言與？』就是壻而我出者。曰：『爾壻爾子也。孰是爾？』奈何不擇之也。」申瑣退。

滑疑集文

卷一

一

貌左一

祝民馮明山灌園。井有溺死人焉。懼。夜徙之僻地。將瘞之。遇娶婦者。馬逸追而至。視之。則北里董林之妻顏也。其母以匿婦。訟顏氏。旬日矣。報官。明山畏刑。自誣與顏姦。其婦逐之。墜焉。繫獄。明年董氏之隣。見其家曝醬。小女好兒。以鐵槌擾醬。董母怒。詬曰：「是貫殺汝嫂者。而奈何污吾醬？」語聞於外。初顏氏豐於財。而嫁女薄。其女適董林。頑而好戲。或歸甯。彌月不反。母惡其畜。又疑其淫也。欲殺之。林年僅十五。尙未省人道。就學村塾。眾學侶呼林爲小樂戶。泣而歸。是日妻適從顏氏歸。母命林殺之。弗能。更命其長子秀。秀年十七。亦弗能。旋俟婦寢。命二子第助力。吾將扑之。二子按婦軀而已。以鐵槌貫其陰。殺之。且鼻諸顏氏之門。半塗而雞鳴。因投諸馮氏之井也。於是令尹歐陽淳。秀自糾舉。請檢婦骨。檢骨法。傷下者見於齒。檢婦骨。齒果有血紅痕。鞫之。皆吐實。乃改擬董母張城旦。折贖。林城旦。秀從母命行。寬亦城旦。董母張既殺婦。夢小羊吮其乳。曰：「余而婦也。今有以報母矣。」惡之。遂生疽。定例。會長殺卑幼。減死罪三等。董母得免。羈綫痛二子之囚。日號哭。疽遂大潰。展轉五年。與獄持久。晝夜痛呼。求死不獲。乃潛縊而死。新令尹來相屍。則蟲自下體出矣。女

滑疑集文

卷一

二

父。顏。卓。遠。持。木。欲。擊。童。母。陰。以。報。女。警。逐。之。去。當。歐。陽。令。尹。之。請。檢。婦。骨。也。啟。棺。其。父。呼。曰。蛙。兒。寃。乎。蛙。兒。婦。名。也。卽。有。蛙。從。棺。中。躍。出。鳴。於。和。頭。令。尹。曰。若。寃。乎。鳴。聲。三。且。去。苟。檢。無。誤。再。至。鳴。聲。三。卽。寃。白。矣。果。如。之。及。遣。行。林。秀。城。旦。里。民。鄭。高。狂。叫。於。禹。廟。曰。謀。殺。蛙。兒。破。董。氏。家。者。我。也。神。人。擊。我。言。畢。而。殞。初。馮。明。山。菓。園。之。垣。壞。於。秋。雨。三。年。未。葺。也。及。葺。之。而。屍。出。則。井。入。垣。內。矣。故。罹。於。辜。

滑稽集文

卷一

三

青田韓餘林詩集卷一
同里卷一
木百餘行

貌左二

南霖遊四方。豐頰修眉。服華食侈。視之貴公子也。宿於黃州之關。與酒家之妻通。酒家妻又通於沙泉。沙泉詰之。乃使誘南霖。博以邏者執詣官而逐之。初南霖廣結士夫。與王伯璋密。鍾與璋。伯璋曰。是夫也不賈而富。揮金若水。伊何人也。避之。遠禍。伯璋以告南霖。陳卯宴客。霖遠人宜上座。與先據上座。又與霖同舟。終日不一言。故南霖尤怨鍾氏。鍾與有僕蔣青。賈於賴。遇賴縛盜過市。則南霖也。霖見蔣青。疑其賈已也。至官。官窮其黨。曰。由鍾與。牒書來。黃索鍾與。鍾與書匿。初鍾與有從叔。曰鍾宗會。

滑稽集文

卷一

四

明經授徒成名者三十餘人。進士賴濤與焉。濤善黃令。奧以書賄於濤。曰。不佞遭匪人之累。捕者環室。辱及妻孥。計惟足下能解此圍也。不佞夙與足下落落。倉卒變與。始思仰邀鴻庇。愧之已晚。然足下磊落慷慨。遐邇莫不羨之。而遺一奧乎。倘承惠顧。淵源念及先叔之宗。賜之周旋。以存鍾氏沒身之大德也。感且不朽。許之。優人到杏仙閣。謂賴濤曰。關諸人言。謂鍾與宜罹此也。奧叔弟。經日飲南霖。狎戲無藝。信宿絕家。而奧弗禁。宜其及也。雖然。奧不免矣。經將奈何。賴濤曰。鍾繩吾師之子也。汝其勿洩。曰。誰則弗知。而俟我洩之。一吉以責者。虛者乃脫也。強而

後可黃令囚鍾繩賴濤之妻歎曰天其昌吾家哉焚其子所習書使母就塾濤問焉曰師其訓吾子哉汝固宗會先生門人也今不能庇其子而信邪人之言以誣而陷之是虎狼也子而肖其父也師其訓諸乎君不救之我爲尼矣初到杏僊歌舞爲優優人例拜有官職者繩無職不拜話之杏僊欲娶市人女繩又阻之因是有隙繩死於獄杏僊晝見繩立於其寢賴濤懼私祭之

滑疑集文

卷一

五

親左三

于炎悅妓者織織賄而招至其室其妻逐之以寄張釜釜妻亦逐之又寄趙璠趙璠郡吏也遂據之而絕其往來織織夫謂于炎曰我載其尤者雙雙以償織織可也至中道則璠又奪之車鞏聞之勸炎毋繫思璠將赴郡爾取織織定盟之物與我爲信我能誘之出于炎出指銀與之遂自取也好事者是以笑于炎之爲人也其多智也其失人也其能言也其捫其舌也其善賦詩也其歌以永嘆也其締交盟死生也將至於或死或生也三家者之妻聞之而喜可知也趙璠歸自首治罪于炎張釜車鞏俱士也倍罪

滑疑集文

卷一

六

貌左四

何履。獨縣鼓訟。寬曰。張丹耕我地。且踞我室。擊傷我母。張丹亦訟曰。何崑鬻我矣。崑死。而其子何履弗與也。閱其文書。俱符何氏將曲。令尹之集諸證也。證者王連。以予告京官朱雲漢。書來欲遣王連。人都望速鞠之。無悞行期。令尹視王連。目常眦心。問其曾至京乎。曰。然。宿於何所。不知所答。使證何氏。則年月日時之晦明。上賓宴會之坐次。雞豚果蔬之品。實金錢稱量之輕重。如繪且回。顧微語。何履曰。少主人爾勿不知也。令尹呼曰。王連何氏僕乎。僕證王逆名犯義。眾皆駭異。初何崑就傳讀書。以王滑疑集文 卷一 七

連機敏。使侍朝夕。愛之。還其身。券張丹賄王連。謀得其宅。王連曰。死者之妻執死者。既鬻地與汝。我能效死者書。若據宅而有之。其孤莫能為也。至是將待鞠。懼不能辯。故托京官書言入都。以避之。令尹因以他事使王連。書與文約同。於是令尹拍案曰。爾假主人書也。王連稽首請免死。曰。然。以地歸張氏。重杖室歸。何履謂何履曰。女子小人近之不遜。其爾父遺澤乎。觀者神之。令尹門人保常泰問曰。何氏理曲。夫子何以知其直。曰。此周禮所謂色聽者也。何履齒幼。貌端。語窒。顏赧。其肯食先人之言乎。且其家驟貧。尚飾富名。未十年。鬻不及宅。

貌左五

方城員生與姚覘赴京。舟夜至廣陵。溺。其僮江鸞急登岸。謀所以拯之。不反。姚覘收員生遺橐。已無金矣。疑之。次日員生反問之。則其僮擠之。而他舟救之者也。訟於甘泉。官資之以行。初員生得江鸞。慮其去已也。而飽以金。病謂鸞曰。我若死。爾將奈何。曰。苟若然。從死而已。員生喜曰。妙人也。遂呼為妙人。及至是。則悔曰。天下有如是忍人哉。姚覘曰。人則忍矣。君猶未也。明年員生之友姚覘何素。遇鸞於道。命其僕共執以詣員生。勸正諸官。鸞乃跪請死。而泣不起。員生亦泣。語鸞曰。道遂遁。眾於是乎謂員生可謂情至之人矣。古人云。情之至者。可以死。可以生。可以生死。而死者。斯言也。其猶不足以盡員生已。初陝客張紳育艾童二十人。教以音聲柔媚。為歡無弗工也。江鸞其一也。故員生尤憐之。

滑疑集文

卷一

八

貌左六

楚珮秀才之妻死。妻父路楠。謂叔弟路榛曰。楚生賢人也。吾女無祿。不獲事之白首。子盍以女繼之。則子與楚生並有名矣。榛妻詬曰。蛀書蟲。既已餓死其女。而又欲餓死我女乎。許他氏。嫁數月而廢。里中富人子。或慕色來求婚。榛妻謂榛曰。日月悠悠。無為女恤者。且女幼。將何以守。適門外之人。譁問之。則楚生登第矣。榛遽批妻頰曰。牝雞。汝尚何鳴。皎皎一女。不令為貴人婦。又令其喪節。辱我。連批之。齒偕血落。女遂為尼。初楚生為童子。牧牛從諸野老。憩柳陰下。諸野老相與論天曰。無也。某某富。蓋

滑稽集文

卷一

九

一邑。而其父奪人財。某某貧。至不可耐。而平生不取一錢。是無天也。有天。豈富淫人。楚生曰。奪人財。則積矣。何不富。不富一錢。辭財以去矣。何不貧。貧富財之所為也。何損益於其人。而以咎夫天。只路楠過而聞之。曰。奇男子也。遂妻以女。

貌左七

或以童呂歡薦於莫令尹。美誓與偕亡也。劉司馬見之。求之弗與。乃賄諸所親。召而奪之。初呂歡育於許別駕。弱而病。腫懼其死也。遂諸其父。別駕削職。無援之者。令尹因左右之。而復其官。且曰。呂歡嘗侍子。而流落他所。於子有玷焉。盍令來歸。遂命之歸。提督宴別駕。乞而攜之入都。司馬聞之。怒。天啟丙寅。饑民奪市中食。遂劾令尹。縱盜。息心道人曰。忍矣哉。以其私入人公罪。唯何甚。莫令尹既罷。泛舟江淮。明年見巨艦。上張朱旗。引纜徐行。有童倚窓。皎然似歡。尾而歌之。曰。浣露之軒兮。東城之錦園。

滑稽集文

卷一

十

兮。何處相逢有口。不能言兮。童亦若垂淚者。令尹墜水卒。

魏左八

東越梁璋使人語景盎欲以其女妻其子相。景盎曰：商而報命，盜語其友壺山。壺山曰：若果然，子之幸也。抑子貧，彼富，告者其戲諾乎？况璋也，趨勢人也。吾聞之，嫁者樂勝已，而娶者樂不如已。寒素之家，娶寒素者，習勞而安，占祥莫大焉。富人之女，口饜性驕，必不克和。君子明於理，寧無遠慮，而利其嫁，貲以自侈乎？雖然，彼實有言其許之也。盎曰：然。壺山既以語景盎，乃賄告者阻梁氏而為其子娶之。初，壺山之妹許字袁潔，已潔已家。既貧，壺山欲悔之，或謂壺山曰：擇婿以賢，不以富。潔已苟訟，汝將奚辭？曰：日無一變，安能訟婿不擇富？豈擇貧終悔之？五載天啟乙丑，袁潔已與景桐俱登第。潔已提學福建，車騎經里門，訪壺山敘談，而別梁璋。至壺山，謂梁璋曰：粲粲乎袁生之克家也。吾門楣之薄也，不然，吾妹命婦矣。恂恂乎袁生，強造吾門，雖無他語，吾甚惡也。梁璋曰：汝亦惡乎？其不如教子顯名，以命婦我女也。

滄疑集文

卷一

十一

魏左九

田模於萬歷丁丑成進士，授巡按，請假歸里，阻雨臨潼，臨潼之士燕而客之，而弗勝其侮也。羣議請西岡老人。西岡老人，野服至，問新貴人何郡，人曰：商山。老人曰：商山，吾夙游也。今相離四十餘載矣。其溪山幽秀，風俗茂美，吾夢中祭祭焉。而新貴人，故然弗之聞也。少間，老人顧謂羣士曰：是客也，英年科第，非高才而能若是乎？商山舊高人文，東門樂氏，野塘田氏，九里坡劉氏，水西田氏，常氏，榆村王氏，皆名族也。客醒曰：我水西田氏也。老人請曰：水西田氏，吾昔有故人焉，積隱德於躬，窮居不遇，今不知其子姓何若矣。客曰：鄉井老人，僅談因果，何為隱德？老人曰：其為人也，正而不阿，和而不流，廉而不厲，智而不纖，君子長者也。嘗行山間，見毒弩置道左，射虎，而其仇家將至，命其僕告之，其僕曰：我仇也，何告為？曰：仇我者，無知而已，何不可釋而假以成其命乎？卒告之，客問姓名為誰，曰：田椿齡，則其祖也。於是乎客乃起，揖問老人為誰，則致仕光祿寺卿閔文遠，而其父於嘉靖初年為箕山學博者也。遂遁歸，祭於其祖之墓，曰：今而知生之澤之遠也。

滄疑集文

卷一

十一

貌左十

秦太守徐楚亭將課吏最其師楊助教問所以對曰以勤惰何謂勤惰曰勤者於其境內之風土利弊雖甫蒞任亦能縷縷而陳之也其惰者雖久如無人焉不能曰如斯而已乎可云易矣吾之初至京也隸人之子口偵公事書以報我非甚風雨無虛暉也可謂之愛我乎吾離家十餘年而吾妻不能親書一言寄我可謂之不愛我乎國家之設官以安民也民以為安職斯盡矣若民患之又何贊焉世熙民庶求免饑寒何利之遺以待其興與利滋繁剔之無盡且自與之而自剔之亦分之莫可辭也

尚疑集

卷

三

而奚必瀆而陳之夫以憤憤終者未有不以察察始者也察察之始施刑必峻峻則役畏畏則貌愿貌愿則飾勤愿而且勤以釣其信既信之矣縱令不信錄錄而伺之茲急將絕若懼其絕而姑弛之一縱之勢疾於轉蓬而紊然莫理故法嚴者奸之求也政簡者蠹之憂也招訟炫明求事逞功許私獻忠換言市直有一於此行道之人猶懼不免也宥之幸矣而賞之以教佞乎與其情也曰然則反而用之曰反而用之又非中道天下以華山為西及其至咸陽也而華山不已東乎佞者察其政訥者觀其化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中也

貌左一

煮人侵四十分飲之可以治則婺州武秀才胡發性好善業醫弗能精也佃人以妻之危疾告徒而往入室診視有自後抱之者右耳微然血流而悶仆於地佃人持其耳訟以行淫遂殺胡生傷愈而囚之初胡生與隣人施竺田同師而學相友也胡生有數十畝竹園流水環之施度胡生難贖貧勢不可奪又里之官族有女施與胡各為其子聘之卒許胡氏施因是銜胡生故賂佃人而誣之獄三歲未決新令尹劉起禧至未入境佃人叩馬呼冤令尹沉思良久曰胡發欲淫爾婦而繫諸官罪已在胡發矣爾尚何冤乎胡發習武必多力一婦人安能刃之且亦安逆計其淫而刃以待之是將以先入之言嘗我也遂執佃人鞫得其情流竺田河南胡生之被則而仆也其家人聞之昇而歸適眾童子戲於戶外縛草人張弓射之決曰四箭中人心不中則伏地為驢發人謂驢為耳胡生恍惚夢中聽之則若有神人告之以為四錢人侵即能生耳也服之右耳果再生較諸左耳差小而赤胡生之友應成楷刻奇方傳諸世曰耳割更生服人侵構述胡生之事為徵舌斷更生多嚼齧肉亦聞諸已驗者

滑疑集文

卷一

西

貌左十二

廬江崔琴赴蜀或以石椀覆其首曰余爲爾妻遇乞兒於社則所夢也飲食之而飽以石椀報之過院病寓僧寺有老人文尚質見石椀而驚曰此承露玉盤也心貪之而不敢言遂留崔琴養病其家初文尚質癖嗜古寶器仕於楚祿米所入悉以沽玉得楚靈王戈秘圭適生女命之曰戈娃及歸皖女已長矣於是女窺崔琴悅之私教崔琴邀蹇脩求婚以承露盤爲聘當諸從之遂妻以戈娃而贈以戈秘圭既合昏觀者曰玉人也皖貴紳阮圓海家居就文尚質求借觀承露盤不許請書東流縣千畝

滑疑集文

卷一

五

田秀爲質許之遂以盤餽馬士英還報尚質曰盤墜江水矣尚質使人收田則功臣家賜田奉朝廷命不得私鬻者也尚質志疽發背死晨省禪師曰篤好者無以尚之既好質又好貨支刺史其有以尚之已戈娃有女嫁市人亦能辨識古物里人以古物求戈娃女鑒別者百計悉貌之謂無非膺者

貌左十三

新泰民劉詔之妻寡或殺之而取其錫官驗之而偵緝焉東郡土地神到任男女羅拜千餘人刑牲以祭送土地神入廟土地神下令點名籍至張偕喝曰殺人者汝也衆縛偕至官服罪索錫曰質諸典買起之果得錫張偕擬斬明年新令尹沈淵至逼賞獄囚至張偕曰是溫愿者而殺人賊乎疑之檢視舊讞問劉氏曾認錫乎吏曰未也問案中有偽認錫者使視錫乎亦未也初舊尹起錫典買也稽殺人以後之籍見錫卽以爲質未幾有典錫者持券以贖則誤爲劉錫入官矣請領諸官官曰斯必張偕賄以來偽領錫而脫偕罪者也逐之去於是淵乃召前所謂偽認錫者至多置數錫而使之辨無誤也亦召被殺者之小姑至問之曰吾嫂之錫赤金而螭形也視之則刻篆文而黃其質淵歎曰折獄之難也慎猶恐失之況不慎乎申請憲司平反其獄并提土地神所懸者癩痴人也曰任土地者服上刑矣劉妻有婢長矣淵陰令細人娶之曰主母嘗與趙六通遂拘趙六則詔妻既私趙六又私他人遇趙六而獻其錫以乞命而殺之以去也錫埋梨根下啟視之合乃以罪張偕之罪罪之

滑疑集文

卷一

六

魏國語

崑山徐氏與納蘭成氏刻古今經解及林黃中易傳聞其得罪朱子也刻既成燬之沈光邦中翰曰執矣哉以人廢言言苟不悖存之可矣準言於人其留幾何吾聞之太上無言其次言焉而寡故聖經賢傳之留或復舊而不露所恃後人發揮之以伸其旨馬融康成夫豈盡端人也若其下旨立身繁矣急求自蓋則飾言以為名據事證情新必傳而後已故呂覽法言到今稱之夫選言者惟其言不惟其人工替芻蕘咸有獻焉篆不廢李斯文不廢劉歆賦不廢相如詩不廢蔡琰略短取長道之大同

滑疑集文

卷一

七

也黃中之書夫亦書篆詞賦之列也又何必燬之浮屠之棄人倫儒者宗其字母焉西人之事天主國家資其推算焉苟有資於人雖曰其微取之已矣其將棄沙而及金乎何其隘也柳乘謙明府曰是固然矣雖然奇伎淫巧古所禁也西人之極思妙慮也鐘有自鳴表有自行眇思密製以擬造化平情臆之大率木牛流馬之遺也古人豈曰不能寧留餘巧以葆其拙天之道也先生亦取諸乎中翰曰嘻甚矣未化於是中翰釋目鏡乃指鏡曰此西人之製也物無巧拙唯其適用人生半百精衰而目眊矣故老眼無花自古難之自非此鏡之製蓋老者安復視也

滑疑集

而寧薄之乎曰目鏡設矣耆老者何以能視也願聞其說曰凡目之視非日照物物實映目視之所由生也目中黑者筋之精也外包瑩殼內凝元漿物交其前如水含影醫家之所謂風輪也諺語稱之為珠其中軸曰瞳骨精水輪輸之最中仍空細穴以通於心物影珠而珠傳瞳瞳啟心而心知物象斯呈矣迅而不勞故以心應瞳有所憶者弗覩也以瞳察珠病青盲者茫如也以珠藏物患外障者無映也此目之大較也是故注而視日者閉而光猶閃餘光留也讀書車中者一字而成兩影繼影速也人之少壯也神完氣充珠瞳勻適一覽而微物形無遁及其

滑疑集文

卷一

六

老也則珠光淡而元漿枯其瞳且微出瞳既微出是謂瞳前而珠後前顧不及後而眊形焉故將老之鏡制必中凸中凸者映正中斯上下左右滙其物影以注於倚瞳之珠使之瞳退而珠進進退相就以全其視夫是以回挽壯盛而贊助天工者也曰請問近視之鏡曰近視之人其瞳陷陷而其珠如鷹鷂也是謂瞳後而珠前後視不及前猶其視於背也故必近視近視者近而止視其近瞳之物影也故其鏡也制必中凹中凹則映在四旁以廣納物影於倚瞳之珠即引瞳至珠以廣窺物影然後珠退而瞳進退進相就而視亦及焉曰近視之鏡以水銀塗其一

而則影逆何也。曰：凡鏡唯平者無改影。其上下左右改者，門凸之所同也。凸者內聚，內聚則外散。其視物必加大漸遠焉。而逆矣。凹者內散，內散則外聚。其視物必加小反照焉。而逆矣。夫惟瞳之視也不視物，而視珠鏡有凹凸斯影有交互。物逆於鏡，鏡逆於球，而上下左右影胥改焉。故曰：惟物映目，非目之照物也。曰：其視千百里者何也？曰：凸者外散以聚物影，凹者內散以聚瞳光。積凸者於筒中引而伸之，所以吸遠也。其凹者置筒之首，所以就瞳也。筒之中虛約為細孔，所以歛其光也。置平者於筒尾，欲其無逆影也。凹者深之如臼，所以不疲也。鏡有小大，光有

滑疑集文

卷一

九

尺寸筒有短長，遞次而增，莫或差忒。於以測遠，鬚眉呈焉。於以窺天星體，露焉。其精無算，而其用不窮者也。又查置諸凸鏡於筒首，平而微凸者於尾，計其光度逆而順之，順而逆之，而又順之，亦以窺遠焉。是故養日者平之如屏也。老花者外弧也。近視者內弧也。顯微者障外弧之輪，而留其中凸也。視遠者兩弧兩就也。多物者多平面也。月照千漚，漚各一月也。取火者老花之甚者也。曰：取火奈何？曰：凡鏡有光，有明光，陽而明陰也。明者金銅之屬，光者水晶之屬。故老花者水晶之質，隔鏡而光透以之。視物影透於瞳，而物見矣。以之對日，火透於爐，而燄生矣。是則

光之體也。陽之撰也。曰：銅鑑之凹者，何以反照於日而亦得火？曰：是明之體而陰之撰也。照鑑者形入鑑，而鑑入目，明而善反，皆自視也。凹鑑得火亦猶是已。曰：吾乃今而知先生之博，曰：巧者製之，愚者利之。諦審其由，以究其用。書籍工藝，觀物者所有事也。而以爲博，不亦誣乎？

滑疑集文

卷一

三

貌國策一

尤敦為穎川刺史。日新其政令而不知民之弗能堪也。謂其弟
尤篤曰。觀世音千百億化身。故能說千百億法。今我止一身而
亦說千百億法矣。其弟曰。觀世音慈悲者也。兄慈悲與觀世音
慈悲相視。若何不能答。明年削職去之。曰。老幼咸欣喜。謂神殺
今乃移宮。其以水沃街。洗刺史履。下餘塵無尚留。茲土先是
刺史之妻病。延醫士宋士拊居於署而療之。士拊診病好用舊
方。刺史作歌曰。宋大夫病何如。搔搔頭翻翻書。且命家僮羣歌
以嘲之。士拊謂刺史曰。子未知醫。故難言也。古人之神智也。審
滑疑集文 卷一 三

貌國策二

陳方伯驟貧。將鬻田於人。王觀察貪之。而金不足。欲鬻其田。以
鬻之。語周煥。周煥笑。王觀察曰。何笑為。周煥曰。吾適過衛輝之
野。見有下馬而追逸馬者。而逸其馬。遇失馬者。至械而送諸官。
是非惟喪其馬也。且得盜名。觀察笑而止。

滑疑集文

卷一

三

貌國策三

齊季豪與吳叔智趙季強悅富孟奢介子柔而與之友殺牲以祭野廟而結為兄弟遂飲酒於汪氏之殘園譁然歡也於是園丁竊歎曰異哉何相仇之深以有此舉歟眾詰園丁曰有說則吐無說則擊汝園丁曰諸公皆異姓人而結為兄弟然諸公皆自有兄弟而於其兄弟無不視如仇人也今又以異姓人為兄弟則仇之將必甚矣且諸公無寧不為兄弟虎育三子一虎而一豹豹長乃食其二虎他日豹見野彘而悅之謂野彘曰願為兄弟曰若欲食我我野彘也力不敵奚逃焉若以我為兄弟而使從二虎之後則無寧不為兄弟眾曰無說當擊汝矣姑恕之

滑疑集文

卷一

三

貌國策四

暴方虎自言尚義於將貧者必貸以濟之弗之索也年饑索之其人曰可若何則又為貸以償之或使以物產為質如是者三而其家無不盡也故其未盡也無不德之也其既盡也無不悔之也亦遂疎之也暴方虎方造酒揚西嵐過之而笑曰是又以醉夫狸狸者也

滑疑集文

卷一

三